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情态系统:逻辑、语义、语用

封宗信

(清华大学 外文系 北京 100084)

摘要:逻辑学对模态的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情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方法,但未对模态词做语义学分析也未能分析自然语言的情态提供一套系统的模式。Halliday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概括了归一性系统中两极之间的中介模态选项,构建了一个情态系统,吸收了20世纪的多值逻辑学、模糊逻辑学的理念和模糊语义学对传统真值语义学的批判。同时,他对情态词扩展使用的描述,发现了语法隐喻层面的情态隐喻,把情态语义学研究推上了语篇语义学和语用学层次,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等学科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

关键词:系统功能语言学;模态/情态;逻辑;语义学;语用学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1)06-0001-06

Abstract: Modal logic has provided important methodologies for linguistic analysis of modals and modal expressions but has done little semantic analysis for a general theory about modals in natural languages. Halliday started from logical relations between propositions and formulated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Modality in relation to Polarity, echoing developments in multi-value logic and fuzzy logic, and in a sense enriching fuzzy semantics that focuses on the meaningfulness of the third values for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 Meanwhile, Halliday's description of extended uses of modals has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a related system of modality metaphor, which has highlighted semantic analysis of modals on the discursive level, offering substantial analytical methods for a variety of disciplines includ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modality; logic; semantics; pragmatics

1. 引言

情态(Modality)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中实现人际功能的两个重要系统之一(Halliday 1985/1994)。“情态”源自模态逻辑学(Modal Logic)中的“模态”(mode, mood, modality),指事物或认识的可能性、概然性、必然性这类特征,是包括哲学和数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模态逻辑学对模态词和模态表达法的重要意义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情态提供了重要的方法,但并没有为语义学研究提供系统的分析模式,也没有把有关模态词意义的分析总结成一套完整的关于自然语言的普遍理论。

自现代语言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以来,情态一直是重要的研究对象(见Jespersen 1924; Leech 1971; Lyons 1977; Palmer 1977, 1986, 1990; Perkins 1982; 方琰 2005等),但大多论著局限于情态词、情态动词和助动词等语义层面的研究。R. Lakoff(1972: 229)指出,情态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领域,因为这类词汇在句法和语义上“很少有规律可循,且不可预测”。继承了伦敦学派传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家Halliday(1985)独辟蹊径,从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出发,根据逻辑命题主张“必要性”、“可能性”、“不可能性”的特征,以“归一性”(Polarity)系统

为切入点,对大范围的英语情态做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创建了一个完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态系统(包括情态化和意态两个子系统)。该系统的理念是,语言使用并非局限于“肯定”与“否定”的两极归一选择,而是在两极之间存在着许多表示不同程度差异的中介选项。情态系统源于模态逻辑学但超越了模态逻辑学,吸收了多值逻辑学、模糊逻辑学和哲学逻辑学中对命题多值的研究,也与模糊语义学对传统真值语义学批判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时, Halliday在语法隐喻层面发现的情态隐喻系统,把情态语义学研究推向了语篇分析和语用学层次,为批评性话语分析等学科提供了科学的分析方法。本文从系统功能语言学情态系统的逻辑学渊源和理念出发,探讨情态系统的逻辑学性质及其对语篇分析的解释性功能。

2. 逻辑学中的模态

逻辑学中的模态是限定判断命题真值的词项,如Jackson is *possibly* clever和Jackson is *usually* punctual两个命题中表示“可能”和“通常”的模态词。模态逻辑学是形式逻辑学的一种,研究真理的模型或模式。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可能”与“必然”两种概念来研究假说的差异,并建构了一套逻辑研究方式,以探索难以被解读

出来的真相(Rose 1968)。现代逻辑学中任何研究模态词的系统都属于模态逻辑学范畴,其理论和方法不但是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许多领域有重要价值。

狭义的模态逻辑学关心的是命题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其模态算子(modal operator)是“必然”(◇)和“可能”(□)。广义的模态逻辑学还包括义务(deontic)逻辑学、时间(temporal)逻辑学、信念(doxastic)逻辑学等,其模态算子和模态表达形式如下:

模态逻辑学	模态算子	模态表达形式
模态逻辑学	□ ◇	It is <i>possible</i> that ... It is <i>necessary</i> that ...
义务逻辑学	O P F	It is <i>obligatory</i> that ... It is <i>permitted</i> that ... It is <i>forbidden</i> that ...
时间逻辑学	G F H P	It <i>will always be</i> the case that ... It <i>will be</i> the case that ... It <i>has always been</i> the case that ... It <i>was</i> the case that ...
信念逻辑学	Bx	x believes that ...

(参见《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

例如 *It is possible that snow will fall today* 和 *It might snow today* 两个命题中的模态表达形式不同,但都包涵“可能”这一概念,因此可以提取表示“可能”的模态算子,再加入到合并后的命题中去:

Possibly, it will snow today.

表示“可能”与表示“必然”的模态算子可以通过否定来相互规定。如:

It is *possible* that not X = It is *not necessary* that X.

It is *necessary* that not X = It is *not possible* that X.

逻辑学旨在描写有效论点与无效论点之间的分歧。由于经典逻辑学家关心的是展现形式系统的稳定性和完整性,因此他们认为命题要么为真,要么为假。现代模态逻辑学的涵盖广,范围大,研究对象多,很难有明确的学科界定。

纵观西方语言学史,逻辑学或隐或显一直是用来分析语言意义的工具。对中世纪逻辑学产生过决定性影响的古罗马哲学家 Boethius (475-526) 认为,逻辑与语言有密切关系,所有逻辑方法都离不开语言。中世纪哲学家、逻辑学家 Petrus Helias (1100-1166) 总结了前人成果,从哲学角度解释语法规则,使哲学和逻辑学成为语法研究的主要手段,被后世概括为“发现语法的,是仔细研究事物具体特征的哲学家,而不是语法学家”;“不懂逻辑学的语法学家与熟谙逻辑学的语法学家相比,乃傻瓜与哲人之别”(见 Robins 1997: 90)。

20 世纪波兰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 Lukasiewicz (1970 [1920]) 指出,任何一个命题都不止两个值,除了真与假,还有许多可能的中间值。这种研究逻辑命题之间真值关系的多值逻辑学,允许在真与假、是与非之间有第

三类值。G. Lakoff (1973) 从真理的“度”出发,肯定了真假之间第三类有意义的值。他指出,逻辑学家大都愿意相信自然语言的句子(至少是陈述句)要么是真,要么是假,要么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缺乏真值,即使有第三种值,也常被解释为“没有意义”。但心理学家和语言哲学家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是,概念有模糊地带和模糊边缘,而且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非真、非假,也非痴人说梦,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为真,在某种程度上为假,在某些方面为真,在某些方面为假。虽然 Lakoff 从模糊逻辑角度以 kind of, sort of, to a certain extent, loosely speaking 等模糊限制语汇来研究真理“度”的命题表达,但他涉及的根本问题与逻辑模态有密切关系,对语言学研究自然语言的情态扩展使用也不无关系。

3. 语言学中的情态

从传统教学语法到现代语言学视角下的理论语法和语言学论著,都对情态有大量描述和讨论。Quirk 等人(1985: 219) 写道,情态是句子语义的限定成分,可以反映说话人对命题成立之可能性的判断。该著和 Biber 等人(1999: 485) 都认为,可把情态意义分为“内在”和“外在”(即“义务”和“认识”)两种。内在情态指人能直接控制的行为和事件,外在情态指事件或状态的逻辑地位。前者表示与许可、义务、意图等有关的意义;后者常与相似程度的判断有关,如可能性、必要性或预测。与内在意义情态词相关的典型结构有两种:1) 动词短语的主语通常是人;2) 主要动词通常是描写行动或事件的动态动词。而相反,表达外在意义的情态词总是与“非人”主语及表达静态意义的动作动词一起出现。

Jespersen (1924: 56) 从语义语法特征出发,指出情态是“形式与意念(notion)的双面体”。Lyons (1977: 452) 从说话人角度出发,把情态分为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和义务情态(deontic modality),并指出前者“与说话人的知识和信念相关”(1977: 793),后者“与行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相关”(1977: 823)。Palmer (1990: 36) 根据 can 和 will 两词的特殊性质,提出了第三种情态——动态情态(dynamic modality)。他认为动态情态以说话人为主,表示“句子主语的能力或意愿”,而不是说话人(及听话人)的意见或态度,所以与“认识”情态和“义务”情态没有关系。但他同时承认,动态情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情态。Palmer (1987: 97) 之前曾指出,情态有两种分法:从种类上看,有三种(认识的、义务的、动态的);从程度上看,有两种(可能性、必然性)。Leech (1971: 75) 区分了事实(factual)情态与理论(theoretical)情态;Anderson (1971) 区分了复杂与非复杂情态;Perkins (1982: 248) 区分了主要与次要情态词;R. Lakoff (1972: 232) 区分了“真实-功能”(truth-functional)与“非真-功能”情态;Sweetser (1990) 区分

了根情态 (root modality) 与认识 (epistemic) 情态。

由于“情态”不是一个简单、规范的语义学范畴,所以语言学一直无法对其做出准确的界定和系统的分类描述。虽然每个情态词都有一组相关的意义,但很难找出其脱离语境的基本意义。有的学者从语义学角度把情态划归为语义类型的语言表达手段,如 Bybee (1995) 认为情态是语言表达的一种“语义类型”; Fillmore (1968) 认为命题与情态结合才产生语义。有的学者把情态划归为句法层上的修饰限制性成分,如说话人态度或观点的语法表达手段 (Lyons 1977; Palmer 1986)。有的学者从逻辑角度把情态划归为对命题的修饰限制性成分 (Quirk, et al, 1985)。有的学者 (如 Perkins 1982) 把情态解释为介于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语义系统。

Sweetser (1990: 51) 指出,之所以对情态没有统一认识,障碍在于对根情态的语义学分析不够,未能与逻辑必然性和可能性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她 (Sweetser 1990: 73) 把语言情态 (linguistic modality) 从真实世界域扩展到推理域和言语行为域,以此来解释情态动词的根意义与认识意义之间的明显差异。她还指出,任何一个句子都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既可看做对真实世界情景或事件的描述,也可以看做我们信念系统内故有的一部分,因此情态是这两个世界之一中对力量-动态环境的具体描述 (Sweetser 1990: 65)。

由此可见,语言学研究的情态既是词汇-语法范畴,又是语义系统;既是语言表达类型,又是逻辑命题的修饰手段;既是表达话语态度的语法化手段,又是联系主、客观世界的桥梁。

4. 情态系统

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情态系统是三大元功能之一的人际功能中用来表达说话人对事物所持的态度和看法的一个语义系统(包括各种各样的情态成分),同时也是一个逻辑判断和评价系统 (Halliday 1985)。

Halliday 早在 1970 年就把广义的情态区分为情态和意态。在构建英语情态系统时, Halliday (1985/1994) 把情态系统分为情态化和意态两个子系统,也区分了与归一性相关的“命题”(proposition) 和“提议”(proposal)。他指出,人际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说话者对自己的命题所做出的判断或在提议中表达个人意愿,这两者都要靠语法的情态系统来实现。

交换物	言语功能	中介类型	典型体现	实例
信息	命题 陈述、 提问	情态 化	概率 限定性模态算子 情态附加语 (以上两者)	it must be true it certainly is true it certainly must be true
			频率 限定性模态算子 情态附加语 (以上两者)	it must happen it always happens it must always happen

物品 与 服务	提议	命令	职责义务	限定性模态算子 被动态谓动词	you must be patient you're required to be patient
		提供	意愿倾向	限定性模态算子 谓形容词	I must win! I'm determined to win!

(参见 Halliday 1994: 91)

Halliday 采用了归一性和情态两个系统对命题做出判断或评价。归一性是在“肯定”与“否定”两极间进行选择:或者是,或者非。这种对立是在小句里被语法化了的范畴。情态是指语言使用并不局限于归一性选择: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还存在着中介模态范畴。这些范畴又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概然程度 (degrees of probability),如“可能-或许-必然”,等同于“既是也非”,即“也许是,也许非”。第二类是通常程度 (degrees of usuality),如“有时-通常-总是”,即“有时是,有时非”。这些可能性程度和通常度构成了不同系列的逻辑意义特征之连续体。

“命题”涉及的对象是“信息”(即陈述和提问),其肯定和否定两极的意义分别是断言 (asserting) 和否认 (denying)。在“命题”中,表示不同可能性程度和通常程度的逻辑意义特征和选项,就是“情态化”,可表示为:

【断言】是 — 肯定 — 应该是 — 可能是 — 不是 【否认】

“提议”涉及的对象是“服务”(即自己提出做事和命令别人做事),其肯定与否定两极的意义分别是规定 (prescribing) 和禁止 (proscribing)。在“规定”与“禁止”之间也存在着两类中介范畴。第一类是表示不同职责义务 (obligation) 程度的“可以”、“应该”、“必须”;第二类是表示不同意愿倾向 (inclination) 程度的“愿意”、“渴望”、“决心”。表示不同程度职责义务和意愿倾向的逻辑意义特征和选项,就是“意态”。职责义务程度可表示为:

【规定】做 — 必须做 — 应该做 — 可以做 — 别做 【禁止】

Halliday (1994: 354 - 363) 描写的商议“信息”和“服务”的两大类情态,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人对提供信息的需求(如说话人对所做陈述判定的“可能”程度)和对提供服务的需求(如听话人对做出行动的“责任”程度),其共同点是包括了肯定与否定两极间的中介模态范畴。

自然语言中的很多问题实际上是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关心的对象。不论我们做出陈述还是预测事件,很多情况下断言并非百分之百准确;不论我们命令别人做或不要做某件事,很多情况下命令并非绝对的规定或禁止。总之,在肯定与否定、断言与否认、规定与禁止的两极之间有相当大的模态或情态空间。

英语情态在动词词组中通常是用情态助动词 (must, should, might 等) 或情态副词 (certainly, probably, possibly 等) 来实现的。从 Halliday (1970) 对情态

陈述到主观命令之间的相互转化。在情态化层面上,说话人可以通过对情态隐喻手段的选择来表达自己对命题的态度,既可突出也可隐藏说话人“我”,在表达主观判断和描述客观事实之间游刃有余。在意态层面上,说话人可以通过对情态隐喻手段的选择,在提议(命令)中或者突出说话人“我”或突出听话人“你”,在明确的断言和隐形的施为之间左右逢源。

Lyons (1977: 29) 指出,情态与说话人的观点和态度相关,而且都是主观的。因此,人际功能指人用语言来影响别人,通过表达自己的情绪和观点来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换言之,语言除了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测、判断和评价等的功能。Givón (2001a: 300) 认为情态是对说话人对命题态度的编码,并把“态度”分为说话人对句子所承载的命题信息做出的两种类型的判断:认识判断(真理、盖然率、确定性、信念、证据)和评价判断(愿望、偏好、意向、能力、义务、操控)。他随后又指出(Givón, 2001b: 288),由于所有言语行为都涉及说话人的信念和意向,情态所能表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是一切言语行为都不能回避的。也就是说,研究言语行为,势必要研究情态以及说话人对话语的判断和态度。

Halliday 把语法隐喻当作符号学过程来研究,因此敏锐地注意到,使用情态层面的语法隐喻,可以明确地把强制和责任的来源归于主观的说话者或使之远离说话者。他的发现、总结和论述,说明了话语主体变为客体,主观命令变为客观陈述的神奇效果。其深远意义在于揭示了 Austin (1962) 言语行为理论中施为行为与陈述行为之间无法最终区分的症结。逻辑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对言语行为的陈述与非陈述之区分,其核心问题在于该句子是否存在“真”值,如陈述类言语行为含有真值,而提问和命令则没有。Halliday 的论述也间接地印证了隐含施为言语行为的实质。Fraser (1975) 分析了隐含施为与明显施为的关系以及隐含施为行为中蕴含的模糊限制成分。笔者(Feng 2005)沿这一思路分析了隐含施为与模糊限制施为(hedged performative)之间的微妙关系,从而解释了小说作者及叙事者对自己所表述的虚构命题做出不同程度责任承诺的语篇修辞手段。

语言系统里的情态隐喻,明确展现了人对客观世界进行评价、判断和操控的潜能。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揭示了由“语义潜势”到“体现”过程中情态的不同类别、取向、级别在人际功能层面的规律——情态系统可生成千变万化的表达形式。

6. 结语

Halliday 的情态系统不仅使用了传统逻辑学的三种形式,还包括了现代逻辑学中的许多扩展概念。这一高

度逻辑化的系统,囊括了涉及“信息”的概率、频率和涉及“物品与服务”的义务和意愿四种中介类型,全面地描述了自然语言中情态化和意态两个领域里肯定与否定两极之间大量的中介模态特征。这一综合系统,不但与多值逻辑学、模糊逻辑学等学科重视真假之间第三类有意义的值的思想相吻合,而且用自然语言事实的归纳和描写创造性地丰富了逻辑学和语义学的研究对象。

同时, Halliday 基于语法隐喻原理对情态隐喻系统的描述,还揭示了两个重要的社会符号事实: 1) 不论说话人在提出命题还是做出提议,总是表达着自己的态度和意愿; 2) 说话人可根据语境情景需要,对自己的话语做出策略性的选择,以主观的心理投射或客观的被投射事实来表达。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和系统分析说话人的评判态度、命题的可信度、提议的强制责任程度、命令的权威性以及言语交际双方之间避免发生对抗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的有效途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中构建的情态系统,把情态的词汇-语法描述上升到语义学-语用学界面,为社会符号和社会语篇研究提供了非常有解释力的框架,为批评语言学、批评性话语分析、文体学、翻译研究等相关学科都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 [1]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2] Anderson, J. M. *The Grammar of Case: Towards a Localistic Theo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 [3] Biber, D.,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 [M]. New York: Longman, 1999.
- [4] Bybee, J. L.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of past tense modals in English [A]. In J. Bybee and S. Fleischman (eds.).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95: 503-517.
- [5] Feng Z. (封宗信). Hedged fictional propositions and faithful literary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Quarterly*, 2005(38): 42-61.
- [6] Fillmore, C. The case for case [A]. In E. Bach and R.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C].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8: 1-88.
- [7] Fraser, B. Hedged performatives [A]. In P. Cole and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187-210.
- [8] Givón, T. *Syntax: An Introduction* (Vol. I)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a.
- [9] Givón, T. *Syntax: An Introduction* (Vol. II)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b.
- [10] Halliday, M. A. K.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language as seen from a consideration of modality and mood in English [J].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1970, 6(3): 322-361.
- [11]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下转第 10 页)

* 本文系 2009 年广东省外国语言学学会年会“商务英语教学改革研讨会”主旨报告内容上修订而成。

参考文献

[1] Firth, J. R. *The Treatment of Languag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M]. London: The Medial Press, 1959.

[2] Gracia, J. J. E. 文本性理论: 逻辑与认识 [M]. 汪信砚 李志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Gutt, E. Augus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1.

[4] Hymes, D.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 In Pride, J. B. & Holmes, J. (eds.). *Sociolinguistics* [C].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5] Malinowski, B.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Vol. 2 [M]. London: Routledge, 1935.

[6] Pelatt, Valerie & Liu, Eric T. *Thinking Chinese Translation: A Course in Translation Method: Chinese to English* [M]. London: Routledge, 2010.

[7] Sperber, Dan & Wilson, Deirdre.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1995.

[8] van Dijk, T. A. *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胡庚申. 国际交流语用模型及其参数化例示 [J]. 外语教学, 2008 (4): 12-15 85.

[10] 胡壮麟. 语境研究的多元化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 (3): 161-166.

[11] 王秉钦. 文化翻译学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12] 徐世红 张文鹏. 认知语境的哲学阐释对实证研究的启示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 (2): 31-34.

[13] 曾利沙. 论“操作视域”与“参数因子”——兼论翻译学理论范畴的

研究 [J]. 现代外语, 2002 (2): 155-159.

[14] 曾利沙. 主题关联性社会文化语境与择义的心理性 [J]. 中国翻译, 2005 (4): 36-40.

[15] 曾利沙. 论语篇翻译的概念语境化意义生成的认知机制 [J]. 英语研究, 2007a (3): 23-27.

[16] 曾利沙. 主题与主题倾向关联下的概念语义生成机制 [J]. 外语教学, 2007b (3): 88-92.

[17] 曾利沙. 本科商务英语专业以何为“专”——兼论“商专”的体系差别性定位与比较优势之特色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 (4): 10-14.

[18] 曾利沙. 从语境参数论看范畴概念“活动”英译的实与虚 [J]. 上海翻译, 2011a (2): 1-6.

[19] 曾利沙. 体验—建构融通式笔译教学法理念与方法论——兼论语境参与体验—建构的互动性 [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1b (3): 75-8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翻译学理论系统整合性研究” [项目号: 08JJD740065] 和广东省“211 工程”三期建设项目“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子课题“语境参数论” (项目号: GDUFS211-4-001) 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学改革课题“体验—建构式教学法研究”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第二批教学改革团队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 曾利沙,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 / 商务英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兴趣: 翻译学、应用翻译学、翻译批评、翻译思维、篇章—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

收稿日期 2011-05-20
责任编辑 孙毅

(上接第 5 页)

[12] Halliday, M.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13] Halliday, M. A. K. & C. Matthiessen.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3rd ed.) [M].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4.

[14] Jespersen, Ott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24.

[15] Lakoff, G.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1973 (2): 458-508.

[16] Lakoff, R. The pragmatics of modality [A]. In P. M. Peranteau,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8th Regional Meeting of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C].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1972 (8): 229-246.

[17] Leech, G. *Meaning and the English Verb* [M]. London: Longman, 1971.

[18] Lukasiewicz, J. On three-valued logic [A]. In L. Borkowski (ed.). *Jan Lukasiewicz Selected Works* [C].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1970 [1920]: 87-88.

[19] Lyons, J. *Semantics* (2 Volum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20] Palmer, F. R. Modals and actuality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77, 13 (1): 1-23.

[21] Palmer, F. R. *Mood and Modalit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2] Palmer, F. R. *The English Verb* (2nd ed.) [M]. London: Longman, 1987.

[23] Palmer, F. R.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0.

[24] Perkins, M. R. The core meanings of the English modals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2, 18 (2): 245-273.

[25] Quirk, R, et al.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85.

[26] Robins, R. H.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4th ed.) [M]. London: Longman, 1997.

[27] Rose, L. E. *Aristotle's Syllogistic* [M]. Springfield, IL: Clarence C. Thomas Publisher, 1968.

[28] Sweetser,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9] 方 琰. 系统功能语法与语篇分析 [J]. 外语教学, 2005 (6): 1-5.

作者简介: 封宗信, 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语用学、文体学、叙事理论、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 2011-02-28
责任编辑 石春让